

玉壶冰心

且品书香遣长夏

钟芳

烈日炎炎，酷暑难耐，就算坐着一动不动，依然会汗流浹背。人们想出各种方法消暑纳凉，有人在空调房闭门不出，有人在游泳池里泡着，也有人前往海边风景名胜地小住。于我而言，最好的消暑方式就是在阅读中享受“清凉”世界。

虽说一年四季皆可读书，但在热浪滔天的夏日读书，自有与其他三季不同的情趣。手握诗书一卷，不急不躁，沉浸在字里行间，感受书中的喜怒哀乐，心灵受到一次次净化，同时也可觅得无限清凉意趣，那种感觉就如吃了一口从水井里刚提上来的西瓜，清凉可口，沁人心脾，于浑然不觉中忘却热浪逼人的烦恼。

“新竹压檐桑四围，小斋幽敞明朱曦。昼长吟罢蝉鸣树，夜深烬落萤入帏。北窗高卧羲皇侣，只因素稔读书趣。读书之乐乐无穷，瑶琴一曲来薰风。”宋代翁森曾在《四时读书乐》诗中把夏日读书的乐趣和情调描述得淋漓尽致。诗人在茂林修竹掩映的北窗下捧书高卧，绿荫正浓，蝉鸣正欢，日落黄昏，有晚风习习，有蛙声轻鸣，有流萤如灯，在这样静谧的环境里阅读是何等闲适惬意，就好比沐浴着煦暖的南风，用瑶琴来弹奏一曲。

读书人大抵相同，不独翁森喜好在夏日读书，许多文人墨客也都乐于以读书的方式消暑。宋人叶梦得在《避暑录话》自序中说：“因酷热难熬，不能安其室，于是每日早起，择泉石深旷、竹松幽茂处避暑，与其二子及门生，泛话古今杂事，耳目所接，论说平生出处，及道老交亲戚之言，以为欢笑，皆后生所未知。”此外还介绍王安石“畜一驴，每食罢，必日一至钟山，纵步山间，倦则即定林而睡，往往至日昃乃归，率

以为常。”在溽暑难忍之时，每日早醒，到绿树葱郁的山中开卷品读，掩卷沉思，无世俗之乱耳，无名利之烦心，慢慢地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。宁静中，暑热仿佛减了几分，在这炎热的夏季里感觉到丝丝凉意。

古人认为，平心静气才是避暑的最高境界。唐代白居易作诗《消暑》：“何以消烦暑，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保，难更与人同。”的确，读书唯其心静，才能收敛心气，摒弃杂念。读书消暑，心静自然凉。

我总是喜欢在静谧的黄昏，一杯清茶相伴，翻开散发着淡淡墨香的书页，游走于字里行间，心随着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，满世界地自在遨游。徜徉于古意盎然的诗赋词海里，看绿影婆娑，听小溪潺潺，闻水池荷香，感受那一份雅致；漫步于散文的沙滩，看潮起潮落，听渔舟唱晚，闻花草之韵，品尝那一份闲情；畅游于小说的海洋，看蓝天白云，听爱情传奇，品人生况味，感岁月沧桑，让人对生命的美好和自然的赐予充满感激和满足……我也会随着舒缓的音乐将灵感倾泻于笔端，留下缕缕墨香。让那些来自心灵深处的独白，在纸上开出一片美丽的花朵，字里行间，芬芳飘逸，如同花香一样沁人心脾，给生活带来淡淡的清凉。

“夏读书，兴味长。荷花池畔风光好，芭蕉树下气候凉。”在这苦热长夏，读书的滋味实在是妙不可言。每读一篇佳作，沉浸在诗情画意中，心情就会趋于平和，心灵会得到净化，生活也会少几分浮躁，多几分淡泊；置身荷香扑鼻的凉亭，清风习习中酷暑尽消，令人心境澄澈，神清气爽，真乃读书遣长夏，凉意心中生。这不正是盛夏消暑的最高境界吗？

心香一瓣

凌霄花开

赵吉胜

夏日的花，大都是极为绚烂的，故而有“生如夏花”之说。但在所有的夏花里，我尤为敬重的是凌霄花。

清代文人李渔在《闲情偶记》中写道：“藤花之可敬者，莫若凌霄。”李渔之所以敬重凌霄花，是因为凌霄花开在高处，花开成簇，灿若云霞。而我敬重凌霄花，是因为它有不畏艰难的品格，也有绝地逢生的壮美。

初识凌霄花，是在我十八岁那年的夏天。当时，我中专毕业，刚刚在大城市里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就接到了父亲病重的消息。雪上加霜的是，母亲一着急，也跟着病倒了。作为家里的长子，我不得不放弃工作，回老家挑起生活的担子。既要照顾生病住院的父母，又要想办法筹钱给他们看病，这对于年纪尚轻的我来说，压力不言而喻。

那段时间，我的情绪很是消沉，尤其是看到那些曾经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，纷纷留在了大城市，过上了诗意的生活。我更是怨天尤人，感叹时运不济，随之对生活失去了兴致和信心，整日郁郁寡欢。

有一天，与父亲同病房的一位张叔找到我，说让我陪他在院子里散散步。张叔得了肝癌，已经动了两次手术，但病情依然不乐观。我实在不忍心拒绝他的请求，就搀着他沿着医院的院墙慢慢地走着。院墙应是有些年头了，墙上的白石灰，有的地方变成了灰色，有的地方已经脱落，看上

去斑驳得很。

走着，走着，忽然看到一处斑驳的墙上铺满了橘色的花朵，重重叠叠。那些花朵头挨着头，肩挨着肩，开得惊天动地，像一堆燃烧着的灯笼，把医院的围墙映衬得光辉灿烂。此时正是酷暑天气，花圃里的花草在烈日的照射下，早已萎靡不振。唯有它，从一堆破砖烂瓦里挤出半个身子，沿着墙壁奋力攀爬着，开出千万朵明艳的花，也开出生命昂扬的态度。这是怎样的壮美啊！

我不由得停下脚步，疑惑地问：“这是什么花？”张叔告诉我：“这是凌霄花啊，这种花的适应性很强，不管是在偏远的山野，还是在繁华的都市，它都能扎根泥土，搏出自己的一方天地。我老家的山崖上，寸草不生，它却能从石头缝里开出耀眼的花朵。”张叔停顿了一下，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孩子，草木尚且如此，咱们又有什么理由气馁呢？”

我站在凌霄花前，顷刻间，便有了面对困难的勇气。

随后，我开始找工作，去医院旁边的饭馆端盘子，到附近的工地上做小工，也从山里摘些野果子售卖……一点点的积攒，日子渐渐好了起来。等手头有了余钱，我盘下了镇上的一家修理厂，开启了自己的青春好年华。

生活虽然不能处处遂人愿，但只要自己不放弃，哪怕行至山穷水尽，也能从绝境里迸发出灿烂的色彩。

【画师话游】系列之八

畅游崇明岛

刘师爽

我作为三个哥哥、一个姐姐的老弟，前几年买了新车子，再加上多年锻炼出来的好身体，有条件自驾游了，用妻子的话说“你多自由，想走拔腿就走”，也有能力带着年迈的哥哥、姐姐长途旅游了。前年在黑龙江，拉着大哥、大姐和半瘫直不起腰的大嫂，圆了他们的“知青梦”，离开农村几十年，他们还是第一次故地重游。去年初，大嫂去世了，我又拉着大姐和大哥行驶几千公里游玩大小兴安岭，边疆深度游让他们开心快乐了十几天。

家在石家庄半身瘫痪的二哥，盼望我能带他就近走走。每次我回石家庄，都要和二嫂连抬带背地把肥胖的二哥弄上车，看城市新变化，游览太行山。

那天刚到上海，从东北来三哥家串门已经半个月的大哥，一见我就说：“我得坐你的车回去！”其实，我早有计划，来上海拉着三哥三嫂和大哥游玩几天，圆我带着自家仁哥一姐和三个嫂子周游的梦想，也可以说是在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全家人的圆满“大团聚”。要让在世的亲人坐坐我的车，一个也不能少！

那天一大早，三哥三嫂就起来做饭，帮我擦车，忙乎着要带的食物，想着哪里风景美，哪里远，我们要去哪里，第一次出游就去崇明岛。走外环，入隧道，再上长江大桥，居住上海多年的三哥三嫂也是第一次来崇明岛。岛上大道笔直，花树色彩缤纷，错落有致，就像是通往仙境的路。岛上有观鸟湿地，有新农村建设园，我们四个老人一会儿自驾游，一会儿步行，走累了就坐观光车。所见风景，美不胜收。崇明岛气候宜人，草木葱茏，其幽静、清凉和上海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。

中午，我们围坐在车旁，在草地上野餐，大哥、三哥喝着美酒说，第一次在这样幽美的环境中举杯共饮，何况三兄弟喜得团聚。

这一天，我驾车三百公里，步行七千多步，天知道我是忍受着已发作三天的痛风在自驾，而且疼痛的正是踩油门的右脚。晚上，三兄弟喝完美酒，我便上床，疼得我难以入眠。不过，三年没犯痛疯了，这十来天，一路吃喝不忌，该让我有一次痛的体验了。脚痛心甜，这才是人生大体验！

吉光片羽

小暑时节

郭增吉

小暑时节，最美的风景在农村。

夏天夜短，气温又高，人们好不容易睡着了，四点多，睡得正香甜，便被屋外的鸟鸣声惊醒。房前屋后的绿树，一片葱郁。浓荫深处，栖息了许多小鸟儿。鸟儿对光很敏感，它们早早便忙碌起来，扑棱棱地舞上舞下，飞进飞出，同时各自展开了美妙的歌喉。麻雀是人们的熟客，“喳喳喳喳”叫个不停。斑鸠两两相对，也许是夫妻吧，“咕咕、咕咕”，像在互相问候早安，还不忘频频点头，一副谦谦君子模样。特别是那一对黑卷尾，叫声很特别，清脆嘹亮，音节清晰，刚劲有力，且富有变化。

女人们早就起床了，她们趁着天气凉爽来到地里，锄草、施肥、除虫，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着自己的庄稼。田野里飘逸着淡淡的泥土气息。站在地边，仿佛会听到玉米拔节的声音。

太阳已升得老高，庄稼地里没有一丝风，女人们劳作了几个小时，汗水浸湿了衬衫，嗓子也冒烟了。背着锄头回家，路过村边的小卖部，买一根冰糕，咬一口，立刻感到说不出的惬意，浑身都变得凉爽了。男人们大都外出打工去了，她们简单地填一下肚子，便来到村头十字路口的老槐树下。大树亭亭如盖，遮蔽了阳光。这儿聚集了一大群从地里回来的女人，她们在热热闹闹地打扑克。她们有自己的生活规律，地里的活儿不能耽搁，娱乐活动也不能耽误。

太阳慢慢地挪到了西南天空。树叶动了，空气中有了少许凉意。窝在家里睡午觉的女人，也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，挎着篮子，来到菜地里。茄子开着紫色的花，果实也是紫色的。西红柿挂满了枝头，红得耀眼。用细竹竿搭成的架上，爬满了黄瓜的藤蔓，果实低垂着，金黄的花儿开得很小巧。

女人俯下身子，细心地查看自己栽种的菜蔬，看到茄子生了杈，便把它掐掉，再摘一把豆角、两个茄子；看到半大的嫩嫩的青黄瓜，便伸手拽了下来，在围裙上擦了擦，塞进嘴里咬上一口。别小看这块菜地，长出的蔬菜，足够一家人多半年食用了。

不知不觉，已是傍晚。晚风吹来，有了一丝凉爽，女人提着新摘的蔬菜，回家做晚饭。